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

十四



周濂溪集拾肆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九



附錄

誥命

先生謚告

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吏部狀承都省  
批下禮部太常寺申準嘉定十年正月二十  
九日勅送到禮部狀準都省批送下朝奉郎  
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

一一

一

一

一

兼潼川運判魏了翁狀奏照對臣猥以晚學  
誤被東注擢司祥刑于蜀之東旣服攸司兼  
攝漕輓職分所係其於教學立師崇化善俗  
所不當後因惟 國朝盛時先正鉅公多仕  
於蜀其生有顯秩沒有卹章載在史冊者不  
待贅陳如其間有道德隆重學問正大爲世  
師表而爵位弗稱至未舉易名之典臣偶職  
勸學且先賢故蹟適在所部敢憚控陳臣竊

見故虞部郎中周頤嘗爲合州簽書判官州  
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傳  
謂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  
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方春秋秦嘗有  
水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  
退復惟念是特願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  
之一二耳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  
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沒莫適與歸醇  
質者滯於佔畢訓詁雋爽者溺於記覽詞章  
言理則清虛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  
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斯民  
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也涉秦而後千數百  
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寧不以此而頤獨奮  
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曠建圖著書闡發  
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  
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涖泗

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  
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程顥程頤親  
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  
及大用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  
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  
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爲不小特拘命秩未舉  
節惠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嘗有請于朝乞  
爵程顥兄弟使得從食于先聖先師之廟其

後乾道間大學錄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  
程顥兄弟于學會不果行如周頤則又程顥  
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掞之亦未及以  
爲言則尤謂闕典也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  
陳如以爲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  
積等故事先將周頤特賜美諡其於表章風  
厲誠非小補臣竊欲效使臣勸學之職因遂  
致蜀人甘棠之思故出位僂言冒昧及此臣

知罪矣惟陛下財幸取進止貼黃稱臣竊  
見朝廷近歲嘗因中外臣寮奏請如朱真張  
栻並蒙賜謚然真栻之學寔宗周頤乃程顥  
兄弟今錄其後而遺其先恐於褒崇美意猶  
有未盡是敢僭請併乞睿照伏候勅旨後批  
送禮部申尚書省本部未準都省批下之前  
先準御封付下潼川府路提刑魏了翁奏乞  
將故虞部郎中周頤特與賜謚事行下太常  
寺勘會去後今據本寺申檢準慶元服制令  
諸謚光祿大夫節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  
後錄行狀參本申所屬繳奏其文並錄事實  
其蘊德立園聲聞顯著雖無官爵聽所屬奏  
賜并檢準紹興五年十一月四日已降指揮  
節文應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不以  
官品高下並令本路帥司保明詣實聞奏特  
與賜謚今準省部連送下準御封下朝奉郎

潼川運判魏了翁奏爲乞將故虞部郎中周  
頤特與賜謚事本寺照得今來奏內所引邵  
雍等並係特賜謚體例所有周頤發揮正學  
誠有功於名教緣官品未該其賜謚係是特  
降指揮今勘當伏乞省部備申朝廷指揮施  
行申部今再準批下朝散郎潼川府路轉運  
判官魏了翁狀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  
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自後世限以

品秩濟以請托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將  
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類德茂行而不見  
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  
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藝脩而謚文簡呂惠  
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強淵明而謚  
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溫益而謚定簡汪伯彥  
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  
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



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爲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子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頤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大徒高第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爲小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竊爲之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誤被東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頤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

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寔宗周頤及程顥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皇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爲請申命所由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耶抑自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旣首以

用諸周程之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  
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豈無可以加此者舍曰  
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  
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  
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  
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  
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洵瀆聖聰伏  
俟斧鑕之誅貼黃臣曩者本爲周頤嘗仕本

部故冒致易名之請因併及程顥程頤則已  
有僭越之嫌矣既荷聖慈悉加采納然同時  
如崇文殿校書同知太常禮院張載講道關  
中世所傳西銘正蒙理窟禮說諸書所以開  
警後學爲功亦不在周頤及程顥兄弟下而  
易名之議亦未有以爲言者其門人嘗欲謚  
爲明誠中子司馬光以爲弟子誅師不合於  
禮今若自公朝舉行闕典使之徧及諸儒無

復遺餘之憾則正學益闡善類胥奮不勝斯道之幸欲乞聖慈併下有司討論施行照得上件奏狀亦爲上件事理本部所據太常寺昨來申到事理備錄在前上件事理伏乞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正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及準嘉定十年五月六日尚書省劄子朝散郎太常博士高文善劄子申文善運準本寺牒備奉 聖旨令文善議撰周犯上字

光宗

皇

顯

程

頤

賜

謚

文

善恭詳近制臣僚請謚先下博士定議考功覆議厥爲常典今來濂溪先生明道先生伊川先生定謚事關名教議不可輕蓋先儒如韓愈不過謚文歐陽脩不過謚文忠今傳周程之學者如朱熹已謚文張栻已謚宣呂祖謙已謚成謚法之美無以踰此茲欲推崇宗師學加異後人見苟出於已私恐未合於公議太常定謚都省

集官共議定訖然後奏上又考國朝治平編  
勅諸臣寮定謚太常禮院集官擬議下考功  
覆議判都省官即於都堂集闈省官議定聞  
奏今三先生明道闡教為一代儒宗所有定  
謚乞遵唐及國朝故事下太常寺或都省集  
官擬議定仍下博士撰文庶幾厭服公論取  
自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右劄付禮部同  
太常寺擬定申尚書省禮部太常寺遵從尚  
書省劄子同共擬定今準承議郎太常丞兼  
權兵部郎官臧格狀近任太常博士日曾擬  
撰到逐官謚議本部今同太常寺擬定伏候  
指揮濂溪先生謚元公議曰大哉元乎在易  
為乾德之首在春秋為始年之法天下之理  
蓋未嘗無其初也古道脩明人心純一聖賢  
之功固無自而見不幸而渙散輝殘之餘有  
能復振遺響俾絕者自我而續晦者自我而

明是故有元之義焉參之大易春秋之說又  
寧有異旨哉自孟氏沒異端滋熾重以專門  
於漢清談於晉至唐則文藝益工展轉沉痾  
以迄五季之陋幾於蠹蝕不存矣而在人心  
者了亡恙也 宋興鉅公名人駉奕後先其  
聞道亦不爲淺大槩更相推激終不離乎文  
字議論之末而挈提宗旨孰主張是天淑諸  
人有濂溪先生出焉先生道學淵懿超然自  
達曼出乎萬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極有  
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書所以闡是  
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學  
者潛玩而服行之如是可以探二氣五行之  
運如是可以見中正仁義之本如是可以識  
神物動靜之別槩曰廣大高深究其歸則不  
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其有功於斯世  
也蓋嘗深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

先天先天得之龍紀其說幾於迂誕而無考  
又曰其圖實出於穆脩脩之傳出於陳搏搏  
老子之學也閨端清虛之地而能統盟斯道  
抑有疑焉要知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  
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嗜溪  
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  
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孺嚙之耶故  
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

遠者不墮於荒忽使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  
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  
如密雲宿霧有日斯赫如斷港絕潢有泉斯  
湧當曰晝枯亡之餘而平旦之復固清明也  
當六陰旣剝之後而天地之心固生生而不  
息也其功用豈不偉哉近世朱文公喜張宣  
公栻呂成公祖謙尊敬斯學或列之篇端或  
記于書後或辨於注釋之詳或嚴於問對之

確元生之名蓋闕大光明于時矣謹按註法  
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赫  
聲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  
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  
道者必自濂溪後如昔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  
彼其為說曰善談名理言不免後人之誚也  
及議既行太常博士城守職當議謚茲復妄  
論先生相繼而論得吾道之正信得自為无愧  
於心若夫論書真為少類於楷異時或與潘  
同謂則一取釋論謚後將送吏部覆謚記申  
尚書省本部請謚官覆謚去後於嘉慶十二年  
正月十六日承就奉部守軍監兼考功郎  
中樓觀撰到覆謚謚文議曰理學之說隱然  
於唐虞三代之躬行聞端於孔明洙泗之設  
教推廣於子思孟軻之講明駁雜於漢唐諸  
儒之論議而得恢於我 宋濂溪先生周公

順一濬其源而流之混混益昌于今放諸百  
世無疑也先生亦何心於易名哉監司有請  
博士有議謚曰元公追尊也然而易有太極  
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  
哉坤元萬物資生凡曰元者謂其肇於此者  
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爲元先  
生之於理學晦而明之窒而通之亦可以謂  
之元乎及觀河汾王通嘗遊孔子之廟而歌  
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子子子兄兄弟弟夫  
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蓋嘗三  
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  
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  
乎太極哉無乃春秋之際三綱淪九法斁邪  
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  
汙濁理學亦幾乎息矣夫子出而開天理明  
人極扶持而封植之殆猶乾坤之再造謂之



合德太極實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闡夫  
子所謂合德者於剝蝕之餘謚之以元不亦  
可乎謹議本部今遵從都省批狀請官覆謚  
今承朝奉郎守軍器監兼考功郎中樓觀撰  
到覆謚謚文伏候指揮六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宜賜謚曰元

謝賜謚表

上表爲臣伏準

告允臣奏請

貼黃 特與周顥程顥程頤

賜謚稱

謝事

臣了翁言伏準嘉定十二年九月空日告據臣  
前任潼川府提點刑獄公事兼潼川運判日  
奏乞將故虞部郎中濂溪先生周頤故宗正  
丞明道先生程顥故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

贈直隸國朝伊川先生程頤特與賜諡事奉  
勅國朝宜賜諡曰元程頤宜賜諡曰純程頤  
宜賜諡曰正臣已即時送關送謝表可見訪  
尋各家子孫分付者大儒輩出卓為正學之  
宗下使同論政學事名也之與俞旨來既善類  
知歸三身誠信實體類首類首臣籍稱聖道  
之晦明復光也聖之理亂自義黃發河圖之  
秘符者建得道心之微奧商周受命之初凡

聖書聖三之首必論降衷之性必明為物之  
靈至若箕子陳九疇以叙民彝周公設六官  
以為民極君陳以大德歸民厚君牙以五典  
示民中五言日用作事之詩劉康公聞受中  
之訓蓋與君令辭之所以教而羣公先正之  
相與言皇王以來不謀同符春秋而降幾絕  
如然極於六藝之作與夫七篇之書孔欲無  
言而肯好辯凡以扶天理而遏人欲傾時而

而康世屯而權謀競興邪說又作詞華代起  
科目相挺雖董仲舒嘗求仁於道誼功利之  
分而諸葛亮亦鞠躬於成敗利鈍之外洎韓  
愈之卓識喟孟軻之無傳然一傳而衆咻獨  
倡而寡和斯文不拯神氣有開挺生豪傑之  
同時尚安聖賢於異世自周顛圖書之既作而  
程顥弟兄之相承雖幽極鬼神實驗於躬行  
之近雖窮探性命不離乎日用之常未嘗躡  
等以好高大要近思而退省豈獨振千年之  
墜緒殆將開萬世之升平而從祀之請未俞  
節惠之文猶闕藐是庸虛之跡偶唐虞學之  
司籲天有開踏地無措敢意奏篇之再遠蒙  
錫命之三速戒攸司各放美號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適祗元命駿惠帝猷念大道之湮  
微賴諸儒之扶植今美謚旣先於後學而褒  
章未被於前脩莫標倡道之原允謂彌文之

曠特章好以示俗不以人而廢言事光流隆  
時謂荆見臣謹當誕揚丕訓敷淑羣倫明正  
道道民開示君師之意使先覺覺後維持天  
地之心善人浸多斯世永賴臣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了翁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嘉定十四年正月

日朝請聖旨檢閱持檢知漢軍府兼管內勸

農事兼管漢軍府知果渠府懷安縣軍軍馬巡

五三 源九

十七

五

檢盜賊事借紫臣魏了翁上表

### 謚告序

臣自嘉定八年司臬劔東兼攝漕事厥明年  
春上疏請下禮官爲周黜及程顥程頤議所  
以易其名者輿封下都省都省下春官于時  
少常伯亦上疏請謚二程氏併以下奉常博  
士曰事關名教議不可輕宜下都省集議由  
是議久不決厥十年臣以漕臣申述前奏併

以橫渠張載為請又之禮官請謚周顥曰元  
程顥曰純頤曰正上采賜可厥十有四年六  
月廼以命書與其貳付元奏請謚官臣遂得受  
而藏之臣謂是舉也百年間鴻儒碩生偶未  
及有言今乃白發於一介外小臣而聖斷沈  
雄不以八廢曾謂盛典然而郡國郎吏不得  
而傳也臣慮四方學者未能遍睹則無以仰  
稱 聖上崇儒重道之指迺摹勒樂石合龜書  
渾川校官復鑄梓以廣其傳俾凡承學之士  
有觀焉若夫張載易名之請則嗣此以聞期  
於獲命迺已也秋八月壬子朔具位臣魏了翁  
恭書

書濂溪書堂謚告石刻下 趙善瑛

嘉慶庚辰有 詔賜濂溪先生周公謚曰元從  
蜀使者魏侯了翁之請也越明年秋以命書及  
或心元奏請官授先生之後又十一年善瑛

來守九江尋訪其家始克燎黃於祠下深惟  
蜀在半萬里外其地遠先生僉書合陽時其  
行事不甚較著而嘉祐百五十六年之後一  
旦表出褒異上繼去聖下開來哲昭然如日  
月之明亦足以見百世之師聞者莫不興起  
而上之闡揚風厲者何其盛也矧廬山之陰  
有濂溪書堂在焉蓋先生自春陵來授業於  
斯已而長吏增闢其宇置堂長弟子貢宜其

浸灌培植聲生氣長視他邦尤盛而寢寢趨  
廢過者太息獨非吾徒之耻哉有如褒章美  
謚所以昭 上休德則揭而祠之誠風教之  
首而顧闕典若是可乎善璫不敏幸以承學  
諸生濫長斯土徘徊遺躅仰止高山於是更  
治其書堂繕修其祠墓隸習有廬祭薦有田  
乃十一月癸亥爰舉燎黃之典用牲于墜率  
州賓屬拜焉既會事文謀所以經紀其子孫

以承祭祀或謂是舉也視邦人以尚德不可  
無以詔來者善璚嘗竊誦朱文公所爲先生  
祠堂記推原道之出於天而托於人旣已根  
極端緒至於謚元之議更定於太常考功之  
手其發明先生所以尋隊緒於旁搜遠紹之  
餘者亦旣闢百聖而不惑矣雖欲有言無以  
出講聞之外者若夫紀謚告之本末以宣布  
公朝崇儒重道之大指使無愧於學士大夫  
相與興起之意則善璚不敢辭孟子曰去聖人  
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  
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與我同志  
勉諸端平甲午日南至守臣趙善璚立石希  
賢堂拜手恭書

加封汝南伯御筆

淳祐元年正月丁五日三省同奉 御筆朕  
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

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真見力踐深探聖  
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  
思明辨折衷會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  
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  
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宜令學官列  
之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同日又奉

御筆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宜令學官  
列之從祀所合各加封爵除朱熹已封徽國  
公續奉 聖旨周惇頤封汝南伯張載封郿  
伯程顥封河南伯程頤封伊陽伯

文大理寺丞制詞 至和元年甲午

勅惇實天下元元之衆不可戶曉有能綏布  
吾化者非郡邑之長耶以爾廉明幹給字人  
三年而所部數以善狀言者覆于便坐宜有  
以寵異之擢丞卿寺欽予嘉命可大理寺丞



請御書濂溪書院四大字奏狀劉元龍  
承議郎監察御史兼 崇政殿說書劉元龍  
狀表臣恭惟

皇帝陛下潛心聖道游意藝文內而 上國  
明倫之區外而先賢垂教之地凡有關於風  
化悉寵異以 奎章所以粉澤皇猷表章儒  
學者亦既渥矣竊惟先儒元公周顒續斯文  
之正統爲吾道之宗師淵源所漸士風聿起

近年以來如白鹿如紫陽如鷺洲如宗濂等  
書院是特沿其流而行其派者也莫不並蒙  
賜額均拜 勅書矧江州濂溪書院迺元公  
晚年卜築之地闡明理學歸宿于斯光霽灑  
落之標今猶可挹矧書院鼎創亦四十年雖  
蒙 賜額而

宸翰龍光猶未之及庸非闕典歟臣昔嘗濫  
長斯堂竊有志於此而當路無與敷陳者今

奉密侍 清光親逢 嘉會敢申蟻懇上蒸  
燕閑願分 雲漢下飾之光 垂賁風月無  
邊之地伏望 聖慈特御 神札作濂溪書  
院四大字賜江州標揭院額予以 發揮正  
學 崇厲儒宮使元公之教因 奎壁而增  
明而斯道之光與日星而俱燠其於風教所  
係實非小補仍乞 下臣此疏劄本州照會  
候 御書到日消吉迎奉裝揭不勝斯文之  
幸伏候

勅旨照得儒臣周顒高遠清曠悠然自得太  
史黃庭堅謂其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江州  
濂溪書院蓋其晚年卜築之地若 上之人  
表顯而寵光之所以風士習美道化豈不盛  
哉陸月貳拾陸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右劄付江州

淳祐十二年六月

日抄

謝賜御書表

劉元龍

臣元龍言七月二十七日承鄧閣長傳奉

聖旨以臣奏請特降御書濂溪書院四大

字賜江州者無極大極易通演伊洛之傳大

書特書宸書昭濂溪之上仰惟四大字之

宸寶垂千古鑑戒之輝聖恩誕頒吾道增重

臣元龍實為感涕頓首頓首均以木鐸不振之

後道僅傳於孟軻子思說鈴益肆之餘學粗

聞於董生韓子爰既興我宋誕生周顧以天

挺賢哲之資應奎聚文明之運探繁乎一理

二氣之妙發明於四有十篇之書本之剛柔

善惡而立言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程氏受

其微旨朱熹集厥大成觀池蓮淨植而濯清

與庭草自生而文翠實具元公晚年築室之址

為濂浦公自立教之規遺像儼如高風鎮在

遭逢 上聖嘉惠昔賢肆裝表於朝階用親  
題於標榜龍翔鳳翥是徒誇措法之精魚躍  
鳶飛實盡出陶鈞之妙見者皆肅昭然發蒙  
恭惟

皇帝陛下道冠百王心涵三極筆正本乎心  
正藝成由於德成九行義之有開殆崇藝之  
幾徧遂揮

神翰增貴溪堂臣蚤嘗游此讀書晚又專其  
講席粗尋顏子之樂處頗識曾點之詠歸致  
身清時執經翠幃愧無裨於 聖德乃誤被於  
隆知寫爲昭回雲漢之章自 天拜賜搢諸  
吟弄風月之地與日俱新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元龍  
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

淳祐壬午八月日禮部奏御書兼崇政殿講書臣劉龍上表

江州謝表

章琰

臣瑛言伏蒙 聖慈以 御書濂溪書院四  
大字賜本州臣謹率闔郡官僚同諸生迎奉  
祇受望闕謝恩昭揭書院訖者五星奎聚開  
濂溪正學之源四字夫頒修廬宇寓居之地  
慶綿道統歡動儒紳臣瑛惶懼惶懼頓首頓  
首切以鼇斷有初鴻蒙旣判繫玉張網維之  
所寄皆後先述作之是資書卦造書由伏羲  
而肇始合仁與義至孟軻以無傳慨遺響之

莫聞樞如線之不絕天開 聖宋日振斯文  
先臣周顒鍾秀春山實天禧戊午之歲徙居  
湓浦在熙寧壬子之年愛風月之無邊從立  
園之自號於焉築室予以著書凡陰陽動靜  
之根與明通公溥之要微則密探於造化顯  
而有補於治功多從是甄聖以講論用廣其徒  
之傳授至如白鹿有若紫陽標榜雖殊源流  
則一彼已又垂於象緯此猶未被於龍

羣纓之從容思皇猷之顯設儒臣有請天子  
曰俞偉漢章宸藻之飛騰到雲岑岸竹之寂  
寞幾年欠闕一旦輝煌俾兩儀四象大業之  
生益彰體用視九疇五福庶民之錫允協訓  
彝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精一執中文思光宅乾旋坤轉莫  
窮運用之機日就月將尤篤緝熙之益無儻關  
世道悉軫淵衷或褒表於先儒或錄存其後

五十七

濂九

五十七

五

裔皆以示斯人之趨嚮抑惟聞此極之會歸  
遂能臻政教於清明猶不靳昭回於貴飾敢  
期偏壘遽沐殊榮臣適忝郡符欽承

天筆萃魚躍鳶飛之士瞻鸞翔鳳翥之文莫  
不舉手爭摹洗心欲鏤俯思仰稱實踐真修  
師道立則善人多已共識推崇之旨賢材用  
而天下治願永觀作成之功臣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琰惶

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淳祐二年九月

日朝散大夫秘書省修撰奉直學士兼

翰林學士呂安撫司公事提舉南康軍節度使

勳勳在兼興國壽昌軍馬監章瑛表

書 御書濂溪書院字石刻下 章瑛

淳祐十二年

皇帝更新大化臣護戎江上宅于是邦秋有  
詔頒畀 御書濂溪書院四大字賜江州三

王三

濂九

廿八

王

小字俾臣奉以昭揭蓋可御史臣劉元龍所  
請也濂溪本臣周頤春陵所居故里熙寧間  
以母仙居縣太君莫齒於水力疾乞守南康  
以偕改葬畢事上印分司南京後追愛康廬  
山水因堂其下而家之表以故里名示不忘  
父母邦之意也年深淪廢越淳熙四年郡守  
臣潘慈明因故址始復爲堂嘉定六年郡守  
臣趙崇憲於堂之旁益以書院始聚五邑士

而教之又五年郡守臣丁焞循四書院比始  
即濂溪之名奏請爲額距于今

天筆煥揚典文大備又三十餘年矣惟臣頤  
幹道祕於聖遠言湮之日孔孟而降無能先  
之者今天下書院雖多莫匪演其學然往往  
不出於儒先之表建則本於後學之企思至  
於身親其間以家爲學鳴斯道以終其身則  
濂溪學之浙泗矣根荖芽甲同本大化天下  
之道疇非帝王之道哉雨露所被雲漢昭回  
摺紳學士固有以仰見

皇帝陛下通變善治求仁必世用心之的矣  
詎徒以恩深爲侈哉顧臣職兼教化愧未能  
宣暢大德與夫人共由聖道之中矯首鸞飛  
鳳翥照映草萊用以識君父嘉惠儒臣之盛  
心云具官臣章瑛謹書



講義

通書志學章

堂長蔡念成

東澗

聖希夫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  
尹耻其君不為舜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  
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  
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  
則亦不失於今名

學必宗孔孟尚矣然居是邦而有先賢君

通九

卅

王

子後孔孟之餘載而得孔孟之傳者將  
天下萬世之為學者實類之况在同邦而  
可不知所尊尚師承以茲恭惟濂溪周先  
生蓋嘗是彼是邦而卒居焉迄今高山景  
行之思其隱然於人心者未泯也天相斯  
文幸遇明師帥之臨欲與邦人士相勵以  
聖賢之事請于朝家肇新書堂使凡有  
志講學者日從容俯仰乎其間嘉惠之意

其盛甚厚而希賢以名堂之義顧獨有取於  
通書志學之一章抑嘗伏讀是章之言曰  
云夫濂溪先生上接洙泗之統下啓伊洛  
之派建圖屬書闡發幽秘其於天人性命  
之蘊修己治人之方固莫不畢舉而是章  
之言尤切切於志學之去者意者士莫陋  
於無志莫病於無學志則欲其弘大學則  
欲其細密不弘大則不足以爲志不細密

則不足以爲學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必  
欲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此可以驗其志  
之弘大也顏子從事於克己復禮之目而  
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者此可以見  
其學之細密也今日其學於斯堂者誠能  
以伊尹之志爲志則知人之有生矣又乾母  
坤同得其氣以爲形同得其理以爲性故  
雖勢在匹夫之賤而視天下猶一家中國

猶一人皆其習中素定之規撫矣誠能以  
顏子之學爲學則知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其始有毫釐之差則其終有千里之繆故  
凡日用動靜之間居敬以求其存養之固  
窮理以致其察識之精皆其日新不已之  
工夫矣立弘大之志充細密之學循序而  
進歷階而升由士而賢由賢而聖由聖而  
天皆在我耳夫豈患其終難至哉如此而  
後庶幾可以無愧於邦之先賢垂訓立言  
私淑後學之功無負於明師帥興學宣化  
作成人材之意顧不韙歟凡我切偲之友  
願相與勉旃毋忽

論語孔顏所樂二章

前人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  
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

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昔程子之學於周子也每令尋仲尼顏子  
樂處所樂何事夫程子之世去孔顏千五  
百餘載其時遠矣其人亡矣何從而尋其  
所樂也哉且疏食飲水曲肱而枕簞瓢陋  
巷人不堪憂本非有可樂者也然曰樂在  
其中而視不義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曰不  
改其樂而稱贊其賢至於一再而不容已

其所謂樂者果何所指也以不可指名之  
樂而令尋之於茫茫往古已沒之聖賢不  
幾於誣乎然濂洛淵源上接洙泗續道統  
之正傳壽斯文之命脉以惠我後之人於  
於萬斯年之遠者其口傳心受之妙端有  
在於此決非誣也蓋嘗反復思之抑程子  
有言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仲尼無迹  
顏子微有迹夫元氣渾融故無迹之可求

春生發達故微有迹之可驗欲尋孔子之  
所樂當自顏子之所樂始欲尋顏子之所  
樂又當自其進修之迹始顏子進修之迹  
何如也觀其發喟然之歎於一旦之頃以  
孔子之道無窮盡也則仰之而彌高鑽之  
而彌堅以孔子之道無方體也則瞻之而  
在前忽焉而在後然夫子道雖高妙而教  
人有序其博我也則以文其約我也則以

禮故說之深而至於微罷不能力之盡而  
至於既竭吾才然後卓爾有立而所見爲  
益親欲從末由而無所用其力蓋述其先  
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之善言誘  
也然其所以爲善誘者則不出乎博文約  
禮而已蓋博文約禮即大學之所謂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也中庸之所謂博學  
審問謹思明辨篤行也孟子之所謂盡心

知性存心養性而夫壽不貳修身以俟命者也蓋博文則有以窮古今該事變而開發其聰明約禮則有以尊所聞行所知而檢束其踐履自昔聖賢之所以為教法者舉不越此而顏子之學於孔子所以必以二者為言而為之喟歎也異時顏子嘗問為邦矣夫子告之以夏時般輅周冕韶舞四代之禮樂皆帝王經綸制作之大者非

其得於探討之素何以能領悟於一問之餘則其博文之實可知矣又嘗問仁矣而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之目在於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回也即請事斯語直以為已任而無疑則其約禮之實可知矣學者用力之地要在恢拓弘大以致其博文之功持守收斂以極其約禮之趣則氣質之昏不得以蔽其清明物欲之累不得以屈其

志操而顏子之樂實真可尋矣顏子之樂可  
尋則孔子之樂亦不殊心而得矣孔顏之  
樂在我則知周子之曾中灑落如光風霽  
月者此樂也窻前草未除去與自家意思  
一般者亦此樂也程子之再見周子而吟  
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氣象者此樂  
也從容靜觀萬物之自得而與四時之佳  
興同焉者亦此樂也周子以此樂而付之

程子程子復以此樂而望之後學此樂之  
在人心得於降衷根於秉彝不爲孔顏周  
程而有餘不爲後學而不足誠能尋而得  
之則處乎天地之間而仰無所愧俯無所  
怍心廣體胖晬面盎背素富貴而行乎富  
貴素貧賤而行乎貧賤素夷狄而行乎夷  
狄素患難而行乎患難果何往而非樂地  
也哉故士不博文而局知識於卑汙蹇淺

之中者不足以尋此樂士不約禮而肆軀  
殼於規矩準繩之外者不足以尋此樂是  
謂自棄於孔顏周程之教者也凡我士友  
之共學於斯堂者其亦反之於身而勉之  
以仰稱明師帥所以拳拳於世道人材作  
興之盛心也哉

太極圖說

余宋傑 國子

宋傑聞之師說無極而太極者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太  
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者是天命之流行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  
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分陰分陽兩儀立  
焉者分之所以一定而不參也陽變陰合而  
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者有太  
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  
合而五行具語其生之序則為質語其行之



序則爲氣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大極大極  
本無極者推本而言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  
非無極之妙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者以無  
極之妙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無極之  
旨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無極二五混融無間  
以類凝聚陽健成男陰順成女而人物之始  
以氣化而生者也萬物生生變化無窮者氣

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之生  
變化無窮者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者陰  
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禀獨得其秀而  
其心最爲靈者也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  
感動而善惡之萬事出矣者形生於陰神發  
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闢善陰惡又以  
類分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者也聖人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

會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會其  
吉凶者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於靜也蓋  
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  
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  
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動靜周流而其  
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  
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君子修之吉  
小人悖之凶者聖人全體太極不假修爲而

自然全備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不  
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故曰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  
三才之別各有體用之分其實則一太極也  
陽剛仁者物之始也陰柔義者物之終也能  
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  
矣此天地之間紀綱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

妙聖人作易大意不出此也大哉易也斯其  
至矣者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  
此圖盡之也

右濂溪先生太極圖說宋傑聞之師訓大  
略如此其詳則見於解義晚學蓋未能盡  
究其精微之蘊也然嘗思讀之切有感焉  
自開闢以來人文肇見如河圖洛書書  
畀妙其大本大原蓋出於天是故羣聖代

幽蘭發幽秘天公之際昭昭者明使當世  
之人知上帝所降之衷丞民所秉之壽以  
故教化興行習俗粹美萬世之下式瞻盛  
際光明卓絕不可企及粵自孔子既沒道  
學不傳秦漢以來人心渚渚不知天之所  
付人之所受無非性命之全體是以氣稟  
得以拘之於前物慾得以錮之於後醉生  
喪死舉世沈迷千餘年間人道蓋幾矣

矣至于我 宋天祐生賢有濂溪夫子者  
出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立象根極領  
要指陳造化如示諸掌於是天道隱然而  
忽彰人心闇然而驟明舉凡天下之人皆  
知天地之果爲萬物父母而斯人果爲萬  
物之靈盡其性則爲聖人順而修之則爲  
君子逆而背之則爲小人開萬世生民之  
耳目續千古聖賢之墜緒所謂再造斯文  
一正人極故自是以來先覺大賢因得以  
廣天推明之啓迪後人永世無黜黜益自孟  
氏以來昉見夫子其有功於名教可謂至  
矣士生此邦去夫子之世爲未遠接天子  
之居爲至近又幸遇賢邦君屬聖意斯文嘉  
惠後學即夫子之故居自鼎新書堂教養多  
士使得以致高山景行之思厲布賢學聖  
之業甚盛舉也宋傑旁郡諸生聞風踴躍

深願一觀盛事效蒙不鄙微賤呼而進之  
且俾與諸友共講所學自顧虛庸何敢當  
此懇辭弗許輒誦所聞夫子太極圖說與  
夫平曰尊慕感慨之誠如此卷我同志曰  
奧斯堂願效夫子之迹以觀其用察夫子  
之言以求其心加主靜無欲之功造誠立  
明通之域達而在上則施澤以加乎民窮  
而在下則修身以見於庶於夫子之垂  
世立教邦君之建學育材兩無所有豈不  
休哉區區淺陋未能有進乎此惟先達之  
賢後來之秀併有以教之

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九



